



虞洽卿號赤脚財神

在上海望平街的一條街堂裏，往後赫赫有名的有正書局舊址，開設得有一家瑞康顏料號，兼營錢莊生意。前清末年，有一天，錢莊部門的當手，也就是往後所謂的經理，夜裏做了一個夢，夢見一位赤脚財神，昂然直入，走到了錢莊的店堂上。

第二天，這位當手正在納悶，不知道這一個夢是凶是吉。適逢天降大雨，店堂裏冷冷清清，忽然之間門外傳來匆促的步聲，一個混身淋得通濕的小男孩，冒冒失失的跑進來。門坎高，個子小，一不小心當場絆倒，弄得地上一片水迹。同在店堂裏的夥計學徒，正待開口罵山門。錢莊當手却心中怦然一動，心想這個小男孩的來到，豈不好正應了昨夜的夢兆？因此他便和顏悅色，親手把他扶起。問明姓氏籍貫與來意？這個小男孩說他姓虞名和德，浙江寧波人，身邊攜有一封同鄉長輩的介紹信，想到這月錢莊充當一名學徒。錢莊當手很高興，毫不遲疑的予以收留。這

個小學徒聰明機警，克苦耐煩，做起生意來頭頭是道，目光既敏銳，主意也特別的多。不久以後他便成爲錢莊當手的得力助手，然後他離開錢莊，進入荷蘭銀行，從小職員洊升到買辦。遜清宣統初年，滿清大吏在南京創設南洋勸業會，徵集全國各地產品陳列展覽，是爲我國舉行博覽會之嚆矢。上海各界人士即推虞和德爲總辦，英商謀得利洋行買辦徐乾麟，暨日商日清公司買辦王一亭爲坐辦，乃使虞和德成爲舉國聞名之人物。這時候，虞和德先已取了個號，叫虞洽卿了。

虞洽卿爲了抵制列強壟斷中國航運，號召寧波同鄉一致支持，創辦三北輪船公司，開闢三北輪船公司碼頭，從上海——寧波航線起始，逐漸擴及長江各埠。由於資金短絀，列強航輪競爭劇烈。虞洽卿的事業又擴充過速，以至他當年舉債，由而爲他博得了「赤脚財神」的稱號，上海人有句俗話：「三北公司的輪船，一隻隻開進永豐錢莊」，可爲他經營情形的寫照。

但是虞洽卿終能成爲我國最著名的企業家，鼎盛時期，身兼四十餘家銀行、公司的董事長，

(五)

章君毅

且因他對革命大業，國家民族金融工商，地方建設的踴躍輸將，諸多貢獻，抗戰勝利後，上海市政府特將環繞跑馬廳半圈的西藏路改名虞洽卿路，使虞洽卿獲得史無前例的殊榮，這也是大上海最富傳奇意味的一章。

望平街的那家瑞康顏料號兼錢莊裏，真可以說得上是人才輩出，聲譽卓著。因爲除了舉世聞名的虞洽卿之外，尚有上海顏料界的四大天王。是即爲薛寶潤、貝潤生、奚慈銜和邱某其人。這四大天王在瑞康學生意期滿以後，都自立門戶，創辦了自己的事業。所經營的則爲本行買賣，經營顏料。

民國三年（公元一九一四），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，我國旋即繼英、美、德各協約國之後，對德奧宣戰，同時斷絕邦交，遣返德奧僑民。在上海經營顏料允稱巨擘的禮和、德平、禪臣各洋行宣告關門大吉，他們所貯存的顏料，由於期限關係，不得不以低價售出。薛、貝、奚、邱四人近水樓台先得月，看準了機會便大量吸入。其中尤以薛寶潤目光敏銳，看得遠些，於是以

他吸入的數量爲最多。

時值中國紡織工業已屆生根發芽階段，且以上海爲中心。外國及本國的紡織廠如雨後春筍紛紛設立。經常所需顏料的數量相當可觀。顏料大半來自德國，供應既已中斷，再加上德國本土因戰爭關係顏料亦已宣告停止生產。這一來益發成爲了奇貨可居，價格之漲幅一日千里，四大大王都發了一票橫財，其中尤以薛寶潤獲利最巨。所以，當年上海曾有一首人人知曉的兒歌，唱的是：

「青浦一顆珠，黃浦一堆雪，青浦的珍白，比不過黃浦的雪白。」

雪，是薛的諧音，指的正是顏料四大天王之中，財富居於第一位的薛寶潤。「青浦一顆珠」則謂又袋角朱家，以擁有大批地產而富甲一方，朱家的朱如山嗜賭，在抗戰以前，一擲十萬金了無吝色。

顏料業的四大天王

薛寶潤膝下有四子一女，因爲家裏太有錢，一個個都是揮金如土的纨绔兒，除了花錢與貪玩，唯一的專長則是精於皮黃，五兄弟姊妹都能哼幾句，尤其愛看戲，由而成爲了一個戲迷家庭。

其中薛寶潤的獨養女兒，就愛上了一位雅歌集的名票許良臣，竟至愛不釋手，委身以事，造就了一段菊壇佳話。不過薛家這位姑奶奶錦衣玉食，養尊處優，由心寬而體胖，以致癯肥。許良臣純粹看知知份上，和她結爲連理。

與乃姐無獨有偶，也成就了民國以來最聳人

聽聞的菊壇姻緣者，厥爲薛家老二薛恆，字炎生。就是這位薛二看上了黃金榮的床頭人——露蘭春。

薛露之戀，其曲折離奇，扣人心弦，驚險緊張，餘波盪漾，堪稱民國以來的一件上上傳奇。以黃金榮在黃浦灘徒衆之多，勢力之大，一名富家公子居然也敢虎口裏拔牙，橫刀奪愛，把黃老闖正式迎娶進門的心上人露蘭春都搶了去。掀起了那麼大的風波，鬧出了那許多的事故。因此不免有人懷疑，其中必有隱情，另具內幕，很可能在薛二的背後，有大力人士撐腰。

這一位給薛二撐腰的大力人士，在當年幾於呼之欲出，很有些人口耳相傳，竊竊私議，在說其人即爲木土先生，亦即滬上三大亨之一杜月笙。大胆作此一推測者並非無的放矢，無風起浪。他們所推測的根據之一，是杜月笙和黃金榮的前任夫人林桂生誼同手足，又是滬上赫赫有名的十姊妹兄弟之一。十姊妹兄弟之中除了林桂生還有狠腳色強盜金秀，比比皆是名氣響亮的白相人阿嫂，姊妹九位，兄弟則只有杜月笙一個。杜月笙很有理由爲他的義姐出一口氣。

第二個根據是杜月笙深知，黃金榮娶了露蘭春以後，着實不勝其煩，痛苦不堪。因爲早年唱戲的角兒脾氣性情，生活習慣與一般人大大不相同，多走偏鋒，因而無法與普通人相處得來。露蘭春自小在舞台上長大，她由人服侍慣了，口味更是特別的刁。黃金榮家素以烹調精美，一飯千金有聲於時，但自露蘭春一入黃門，她竟沒有一頓

不是嫌肥厭瘦，大皺眉頭，使得經常掏腰包貼錢，精益求精，美上加美的大司務水果阿榮根本無所適從，簡直苦惱萬分。此外她更揮霍浪費，暴殄天物，到了令衆家老闖黃金榮都無法忍受的地步。此處姑且舉一個例，露蘭春不論穿何等珍貴值昂的衣服，她總是一脫委地，踐踏而去，連抄將起來順手一丟都不屑爲。

凡此種種，都使黃金榮深感苦惱與懊悔了，他不時大搖其頭的說：

「奇怪，難道這些都是他們梨園行的祖師爺，教給他們的呀？」

於是就有人說，在杜月笙看來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這並沒有什麼了不起，黃老闖說不出口，揮露蘭春走，乾脆讓她自家下堂求去。

當年傳說杜月笙曉得了薛二苦戀露蘭春，便示意黃金榮的入門弟子，共舞台後台文武總管事，兼唱小丑的小阿四詹潤泉，讓他穿針引線，暗中相助，使露蘭春離開了黃金榮。

事實證明此一說絕對不確，無非好事者的想當然耳。露薛暗戀，以至黃露脫輪，可以說是露蘭春用盡心機，一手造成的。由而使這一樁傳奇，更曲折離奇，更高潮迭起，令人眼花撩亂，目不暇給了。

薛家老二薛恆薛炎生，唇紅齒白，風流俊俏，與黃金榮的既癯又黑，短短胖胖，年紀又大了露蘭春一截，恰成鮮明的對照。

探山歸來變生肘腋

這位富家公子嗜好皮黃，唱老生，京朝海派

，南北名伶之中他只佩服一個譚叫天譚鑫培，自從叫天兒以一齣「洪羊洞」唱得病發而死。薛恆便認他當時的老生戲已成廢陵絕響，再也沒有一顧的價值。興趣缺缺，又將藝與色連了起來，他不時往髦兒戲館泡泡，看看那些年輕貌美的小姑娘們。

當衆家老關黃金榮爲始作俑者，首開黃浦灘上男女同台演出之風。一部皮黃連續劇把露蘭春唱得大紅大紫，緊接着又是以當年轟動一時的謀財害命案改編而成的：「閻瑞生與王蓮英」，演一名嫖客謀殺妓女的現實題材。黃金榮的共舞台以林樹森飾閻瑞生，張文瑞飾王蓮英，露蘭春飾王蓮英之妹，在「托夢」一場中的兩姊妹合唱二簧原板，其間露蘭春的一段：「你把那，冤枉事，對我來講……」，由百代公司錄製唱片，一銷便是好幾萬張，達成了空前未有的奇跡盛況。

就在這一段時期，薛恆耳聞露蘭春這位坤角紅遍紅氍毹上，色藝雙絕之外，玩藝兒更是不賴。他才開始去聽露蘭春的戲，這一聽之下，不但使他佩服得五體投地，而且還讓他着了迷。

從此，包前排位子，邀三朋五侶，逐日來捧露蘭春的場。露蘭春一對黑白分明橫波眼，是出了名的電波，自能够從舞台上勾魂攝魄。薛恆更是戲院的常客，捧場的能手。一個有心，一個有意，漸漸的台上台下眉來眼去，也不知怎的就勾搭上了。

出事的那一天，黃金榮已經一連好些天沒有到鈞福里家裏去了，因爲山東嶧縣臨城，出了孫美瑤劫火車的巨案，被綁上抱犢崗匪巢的肉票，

有一批相當重要的洋人。黃金榮奉命走了一趟抱犢崗，憑清幫大字號張鏡湖的金面，談好了北洋政府收編孫美瑤匪部，釋放肉票的條件。他一回上海，便趕到他自家開的戲館共舞台去。——他以為露蘭春一定還在台上演唱，殊不知台上唱的却是大張五的猴戲。

那時候，共舞台係由綽號火老鴉的芮慶榮所經營。黃金榮昂然直入共舞台，逕自跨進了他常坐的二號包廂，大喇喇的坐下。

不一會兒，芮慶榮聞訊趕到，他一見黃老關，便悄聲的說：

「老關，你換個包廂坐吧！」

黃金榮聽了便是一怔，由於台上正在演唱，他也壓低了聲音問：

「是誰包了這個包廂？」

芮慶榮陪笑回答：

「是薛寶濶家的老二，薛恆。」

「哦——」黃金榮淡淡的應了一聲。「主讓客」嘛，連衆家老關黃金榮也不能例外，他走出二號，轉到一號包廂去了。

老關突然來到，夥計當然要有一番忙碌。「水果」阿榮親自送來四隻高脚盤子水果，外帶一壺濃濃的六安香片。他一退出去，芮慶榮馬上跟進，往黃老關的後頭一坐，以備諮詢。

黃金榮一眼樓上樓下，問道：

「大張五來唱了幾天啦？」

芮慶榮回答他說：

「這還是第一天。」

「頭一天，」黃金榮的兩道濃眉一掀：「上

座還不滿八成嗎？」

芮慶榮連忙解釋的說：

「張英傑的猴戲當今要數第一，今天的打泡戲又是十八羅漢收悟空。就算他的戲叫好不叫座吧，九點半鐘也會滿的。」

直到這時，黃金榮才拿起面前的戲單子，掃

一眼，訝異的問：

「嗯，你師娘今天怎麼沒有戲？」

師娘，指的正是露蘭春。當下，芮慶榮支吾

了一下，方才答道：

「師娘有點不滿意，已經三天沒有上園子來了。」

「哦？」黃金榮眉頭一皺，站起來說：「那我先回去看看她。」

夜返香巢驚魂懾魄

黃金榮一離座，等在包廂門口侍候的阿榮便飛奔下樓，叫司機阿炳把車子開到大門口。黃金榮才從戲院大門出來，兩名保鏢先已替他打開了車門。

汽車開到鈞福里，黃金榮下了車，兩名保鏢搶先過去按門鈴，黃金榮抬起頭來看一眼他和露蘭春的臥室。臥室裏黑漆漆的，通向洋台的兩扇門，却被夜風吹得一開一闔，啾呀直響，他脫口而出的說：

「這是怎麼搞的？」

再一看，樓下客廳燈火通明，偏偏按了半天門鈴，始終不見有人出來開門。黃金榮心中一急，一生氣，便奔上前去，運足氣力，飛起一脚，碎

的一聲把大門踢開了。——殊不知，一個小丫頭正在趕來要把門打開，厚重的大門狠狠的撞了她一下，痛得她蹲身下去，一個勁兒的直在喊：

「媽——」

黃金榮也不管她，拋下兩名保鏢，拔步飛奔，登登登的跑到了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見五指的樓上。黃金榮摸索的開了一盞燈，順便看一眼樓下，兩名保鏢由於未曾奉令，都在樓梯口站着。

一推自己寢室的房門，應手而開，撲鼻而來的是一陣濃烈的香水氣味，房中自是黑黢黢。祇不過，房外的燈光射入房裏，使他在瞥之間發現：床上被褥凌亂，房裏亂七八糟。

黃金榮深沉的嘆了一口氣，邁動胖腿走進去，再扭亮一盞燈。寢室裏大放光明，他一眼望去——驚得他魂飛天外。

就在一開一闔的兩扇洋台門旁邊，那個老晉隆的保險箱，正是箱門大開。

當年打雁，會叫雁叨了眼去。倘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捏一號卡的黃金榮，家裏果真遭了小偷，他還真不敢聲張，否則，消息揚揚沸沸的傳開去，叫他衆家老闊的面子往那裏擱。

黃金榮只好悶聲不響，開始自己檢查現場。他反手把門關上，再扭亮房裏所有的燈，躡身下去，看看保險箱裏，究竟被偷走了些什麼？

這麼一檢點之下，真使黃金榮如中雷殛，驚得呆了，——保險箱裏的黃金美鈔，珠寶首飾，值錢的東西紋風不動，安然無恙。胆大包天的小偷，冒險進入衆家老闊黃金榮的公館，打開了保險箱，究竟偷走了什麼呀。這時候，他才猛然想

起，再仔細一翻，糟了，一隻滿貯重要文件的大皮包，業已不翼而飛。

黃金榮直吓得魂靈出竅，遍體冷汗涔涔，他寧可被偷掉他的一家一當，也不願這個大皮包落入任何人的手中。因為這個大皮包裏所貯的賬冊、文件，件件關係重大，樣樣牽連甚廣。一旦被公開出去，不知道要連累上多少要好朋友，關鍵人物。

當下，黃金榮但覺得頭皮發麻，兩腿一軟，他沉沉的坐進一只沙發之中。正在心慌意亂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深夜時分，四週靜寂，傳來了汽車駛近的聲音。

黃金榮趕緊站起身來，奔到洋台門旁，縮起身子，朝外一看，駛來的是一部派克轎車，恰巧在他家門口停下，車內燈亮，讓他看得清清楚楚，前座有一男一女，女的正是露蘭春。

那男的呢？身穿湖色長衫，脖子上繫一條白絲圍巾，坐在駕駛盤後，顯然那部派克新車是一輛私家車，便是由那花花公子開來的。當時，黃金榮還不認識薛恆，也不會聯想得起，他就是長期包下二號包廂的那人。但見薛二下車殷勤的打開車門，等露蘭春下來，兩人又談了幾句話，露蘭春翩然入屋，那花花公子才重回車上，一踩油門，風馳電掣的把車子開走。

黃金榮親眼目親這香車美人深夜到家的一幕，直氣得三尸暴跳，七竅生烟，依他的脾氣，原該一聲喝令，叫樓下的保鏢，追出去把那一隻狗男女當場打死。然而，正應了他老把弟杜月笙常說的一句話，人生有三碗頂難吃的麵（面）——

情面、場面和體面。堂堂法租界總探目黃金榮的家中失竊，又貪夜開槍，打死一個送露蘭春回家的花花公子，當時八仙橋小菜場的夜市，正在鬧猛時刻，一旦消息外洩，張揚開去，那豈不是要大大的坍台了嗎？因此，黃金榮一想起情面攸關，人丟不起，就只有啞巴吃黃蓮，強將一口悶氣，嚥到肚底。

男貪女厭唇槍舌劍

這時節的露蘭春，受到黃金榮的親炙，結識了不少滬上大亨，白相人中的翹楚人物，早非當日吳下阿蒙可比了。上海人有句俚語：「橫豎橫，拆牛棚」，人到了喪失一切的關頭，破釜沉舟，鋌而走險，心一橫，胆一壯，什麼樣的事情都做得出來。她既已被迫嫁給黃金榮，在她認為，實已步上最壞的命運，一條身子都給了黃金榮了；黃金榮縱有八面威風，丈二道行，又能怎奈何於她呢？因此，她了無所懼的偕薛恆出遊，讓他送自己回家，根本就不怕黃金榮瞧見，或者是發現。她步進大門，逕自登樓，從從容容，鎮鎮定定，就像個沒事人一般。

格登登的高跟鞋響，露蘭春走進了樓上臥房，一眼瞥見黃金榮，臉孔脹得通紅，氣呼呼的坐在大沙發裏，她竟七愕不驚，聲色不動，其實她早已胸有成竹，預有準備，僅祇淡淡然的問一句：

「你回來了？」

便自顧自的卸妝，脫外衣，換睡袍，她那副目中無人，若無其事的模樣，更把個氣沖牛斗的

黃金榮，火上加油，氣上添氣，幾幾乎發昏章第十一。可是，一想到那碗難吃的「情面」，又只好竭力壓抑，暫不發作，僅只聲聲冷笑的道：

「家裏被偷了。」

詎料，露蘭春是存心在軀他，巴望不得他發一頓脾氣，兩人大吵一架，然後宣告此離，各奔前程，她才好公開的投入薛恆懷抱。所以，她依然反應冷淡，毫無所謂的應了一聲：

「哦，這小偷的胆子倒不小呵。」

黃金榮自從娘胎出世何曾受過這種氣惱，他明知道保險箱中的那隻大皮包，正是露蘭春不懷好意的監守自盜，而且看她所偷的是機密文件，而非金銀財寶，已可諷知她是別具用心，另有襟抱。偏偏礙在自己的面子，一時還發作不得，他鼻子裏哼哼的冷笑，再進一步的試探她一下，說道：

「我看是家裏的人幹的。」

但是露蘭春決心反穿皮襖，裝羊到底，故意把話支開來說：

「只是做賊的人這次枉費心機了。我的首飾，早已鎖進了銀行保險箱裏。能偷到手的，只有你自己放的那些黃金美鈔。」

她說這話是大有深意的。黃金榮不是在說出了家賊嗎？露蘭春便反咬一口，即使真有家賊的話，也跟她自己絲毫無關。

黃金榮委實忿忿不能忍了，他打開天窗說亮話，明告露蘭春道：

「黃金美鈔分文不少，偷掉的是我那隻放棄要文書的大皮包。」

露蘭春彷彿要存心氣死黃金榮似的，她大有深意的告訴黃金榮說：

「還有你和我的那一份結婚證書，也在你那一隻大皮包裏。」

果不其然，黃金榮當場為之氣結了，他給氣得說不出話來。心想真是黃毛丫頭十八變，溫文老實的露蘭春，也會變得如此其心黑手辣，監守自盜，偷去了他們的結婚證書使黃金榮在將來對簿公堂時提不出證據。尚且偷走了關係重大的機密文件，必要的時候，還可以拿出來對自己施以要挾。

秘室聚議會錯了意

正在又氣又急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忽一眼看見露蘭春，正在婷婷娉娉的走向電話機，拿起聽筒來要往外打電話，黃金榮忙問：

「你這是幹麼？」

露蘭春振振有詞的答道：

「打電話給捕房，叫他們派人來查一查呀。」

難道你想就這樣算啦？」

「不要打！」黃金榮被露蘭春戲弄得够了，藉的發出一聲怒吼；虎的跳了起來，吼道：「你这是存心要拐我的台呀！」

「好嘛，不打就不打！」露蘭春裝做也在生氣，斜斜的往床上一靠：「反正，丟的是你的東西，何必必要我來着什麼急！」

黃金榮寧神一想，再下去必定是大吵大鬧一場了，這不是正中露蘭春的下懷嗎，他決定不上這個當，站起來就走，臨到房門口，還負氣的說

了一句：

「三天以內，我一定把這件案子偵破，否則，我從此不吃捕房飯。」

黃金榮這一趟回家，乘興而歸，敗興而去，心中還擱下天大的心事。他一下樓，兩名保鏢跟着他往外走，重上汽車，他只低低的關照阿炳一聲：

「到共舞台。」

去而復返，十一點半，黃金榮又到了共舞台，大軸子戲已近尾聲，樓上樓下果然全堂爆滿，黃金榮却無心注意及此，他領着緊緊跟隨的芮慶榮和「水果」阿榮，走進了一個隱秘的小房間。芮慶榮負責管理共舞台全盤業務，「水果」阿榮是家中的大司務，共舞台販賣部的老板，照說，露蘭春每天從早到晚，一舉一動都逃不過這兩名大將的眼睛，因此，他們對於露蘭春，等於是在兼負從旁監視之責。

怎麼能向這兩名心腹大將透露自己陽溝裏翻了船，露蘭春可能有紅杏出牆之虞，而且多半是她偷去了自己的大皮包，黃金榮只好轉彎抹角，旁敲側擊，向芮慶榮和「水果」阿榮，探聽一下自己離開上海的這些天裏，露蘭春的舉止如何，有否異樣，芮慶榮和「水果」阿榮是何等厲害的角色，早已偵知露蘭春和薛二之間已有一段曖昧，只不過黃老闊不在家，露蘭春又是老闖娘，做夥計的當然不便出面干涉。

及至黃老闊一臉怒容的從鈎福里折返共舞台，哼哈二將一看老闊的臉色，心中早已料到三分。巨耐黃老闊並不明問，芮慶榮和「水果」阿榮

自也礙在老闊情面，不便明講。兩個人很技巧的，隱隱約約，提到了薛二。內情如何，則彼此心照不宣。

打包各散十斧齊下

當時的黃金榮，坐在一張寫字檯後面，濃眉緊皺，臉色鐵青，一看就曉得他心胸之中的怒火，正在熊熊的燃燒。與此同時，他更下意識的用手指醮起茶杯裏的茶汁，在桌面上寫着字。

直到三言兩語，暗來暗去，黃金榮已經認定了露蘭春和薛二之間有了問題，却是他依舊面色沉重，一言不發，又是霍的站起身來一走。芮慶榮和「水果」阿榮二人送走了黃老闊，便趕緊跑回小房間來細細一看。原來，黃老闊用手指醮着茶汁，在桌面上寫了無數個薛二的「二」字，臨走之時，又一伸手將大部份的「二」字，一巴抹掉了。

就由於這一寫一抹，使得芮慶榮和「水果」阿榮一對狼客會錯了意，以為黃老闊是在向他們暗示，把那個胆敢太歲頭上動土的薛二做掉。——因為黃老闊面皮攔，並沒有片言隻字提到他的大皮包被偷，把柄落在情敵的手裏了。任何對薛二不利之舉，都極有可能使得露蘭春或其他的人鋌而走險，公開若干黃金榮的祕密，大錯，便由而鑄成了。

芮慶榮毛焦火躁，對薛二斗胆勾搭他們的老闊娘，早已恨之入骨，認為是白相人地界的奇恥大辱。「水果」阿榮身為黃老闊家的大司務，多時以來着實給露蘭春折騰得够了。因此這兩個會

錯了意的狼客，便雞毛當令箭，立時三刻在一間祕室裏召集朋友、弟兄，舉行祕密會議，商討怎樣把薛二做掉。

在白相人地界，最犯忌的便是一個「色」字，照清幫規矩，誰敢跟幫中人物的妻妾有所勾搭，必將處以死刑。所以，當下芮慶榮頭一個公佈薛二的罪狀，頓時便引起眾人憤慨，羣情激昂，「水果」阿榮頭一個險紅脖子粗的嚷嚷道：「燭那，對這種拆白黨還講什麼客氣？乾脆點，把他往陽洞裏一塞，叫他混身臭味的去見閻羅王！」然而，火老鴉芮慶榮却在哼哼冷笑的說：

編輯報告

△萬耀煌將軍，是一位卓越的軍事教育家，自辛亥革命、武昌起義以降，于役全國各地，領軍主政，作育英才，助蹟彪炳，桃李門生，遍於天下。以萬將軍閱歷之闊富，事功之昭昭在人耳目。他這一部根據日記改寫而成的回憶錄推出，為近代史實增添了不少珍貴的史料，同時，其可讀性之高，也是不容置疑的。

△「藍衣社」在近世以來，成爲一個富於神祕的名詞，其實根本沒有這個組織，正確的稱謂應該是推行民族復興運動的力行社和復興社。力行社的緣起如何，真象如何，宗旨何在，源自何時，直到這一期中外雜誌問世之日，方有最初參加者之一的干國勛先生，給普天下人提出一個最明確、最詳盡的解答。這一篇「民族復興運動記」，可謂爲非常難能可貴的佳構。

△章君毅先生的「衆家老闊黃金榮」，題材豐富，高潮迭起，果然不同凡響，又已獲得

「那太便宜他了，依我的就賞他三十六斧頭，當街打包各散。」

所謂「打包各散」，便是在街頭設伏，用十個人下手，一人一斧頭，將那個要「做掉」的人砍成十塊，然後再由十名殺手各自拿出一塊包袱布；把大砍十塊人肉包起來就走，僅只在現場留下一灘血跡。被害者不但死無葬身之地，巡捕房還很難破得了案。

芮慶榮一提議，用「打包各散」的方式處置薛二。當時在場的人，無不熱烈鼓掌，表示贊成。剩下來的，就只剩下該派誰來担任殺手了。

編者

中外讀者的一致佳評。在章氏的傳記作品中，「衆家老闊黃金榮」，勢將成爲最突出的一部。

△萬墨林先生的「滬上往事」，以他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期的所見所聞，一一寫出，當然是堪稱信史的了。最近萬氏應日本人士之邀，去了一趟日本，見到了許多一昔日之敵，今日之友」，把酒歡晤，暢談往事，真是二次大戰後的一段佳話。本期刊載萬氏所撰陳公博的結局，下期將刊萬氏訪日談往，敬請讀者注意。

△抗戰八年的精神堡壘，霧都重慶，亘久存在於去過的人心目之中，尤其八年戰時景象，更是迥異尋常。本期中外雜誌，承趙宗鼎先生惠下一篇生動的佳作，請讀者先生密切注意。

△劉昌博先生的「功夫大使」，幽默風趣，百彩紛陳，令人目不暇接。這一期又是峯迴路轉，柳暗花明，的確是相當的精采。